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石易平

探討陣頭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與文化認同——

以新莊官將首為例

Explore The Life Hist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Participants In The Parade

Formation' s Group——

Take Xin Zhuang Guan-Jang-Shou For

Example.

學生：鍾錦慧撰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探討陣頭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與文化認同——

以新莊官將首為例

Explore The Life Hist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Participants In The Parade

Formation' s Group——

Take Xin Zhuang Guan-Jang-Shou For

Example.

學生：鍾錦慧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月

系所章戳：

謝誌

很慶幸這份學士論文終於誕生出來了，謝謝在我撰寫論文時給我意見幫助過我的人，少了你們的幫助這份論文就失去色彩了。最大的幕後推手絕對是我的恩師石易平，身為石寶我很驕傲，謝謝有這麼一位好老師肯收我做學生，當我為論文感到困惑、感到壓抑時，寄封 mail 給她準沒錯。儘管自身忙碌，回話內容不多，但她仍舊會抽空答覆我，且字字精要，每一句話都是精華啊！

再來是謝謝我的受訪者們，謝謝阿勇、毛毛、阿飛、小青、大Q還有小白肯給我訪問，還有最一開始的引薦人小竹，若不是你的幫助我應該很難踏入這個圈子。你們真的酷斃了！表演的樣子也很帥。生活之餘還要花時間跟我聊聊陣頭經驗還有人生故事，辛苦你們了。

再來是要感謝在受教育的路上一路扶植我的人，不論交情深淺，都很慶幸是你們讓我成為這樣的我！從國小、國中、高中，終於走到了大學這步，回顧過去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所有好的壞的經驗都將成為我人生的養分。

其次，還要特別謝謝偉霖大大，雖然他好像也沒幫上什麼忙，只有在我奮筆疾書的時候不斷的找我出去玩還有吃東西而已，但他的存在對我來說就是個幫助了，所以還是先謝謝你了胖呆。最後要感謝的必定是我的爸媽，辛辛苦苦生我養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精力在栽培我身上，還讓我一路無憂無慮地唸到了大學（真是痛哭流涕），希望你們一生平安快樂，老了之後還要讓你們享福呢！

中文摘要

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重新理解陣頭與團體、社群及家庭的連結。試圖從參與者的生命歷程中探討他們眼中的這個文化。陣頭在傳統技藝上一直佔有一席之地，但參與者卻時常承受社會對他們的各種污名化和負面標籤。過去研究集中在青少年陣頭參與者，卻忽略參與成員之年齡，甚或其他社會經濟背景的多樣性，討論的面向也是以經驗的發現和參與過程為主，較少涵蓋到文化、家庭等層面，缺乏了各年齡層的探討，以及更多元面向的分析可能性。

我以新莊地區官將首為研究對象，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從參與者自身經驗出發，探討其參與動機、心路歷程和感想，連結至其家庭、社會網絡、文化等面向，並且藉由受訪者在過去參與重大盛典「新莊大拜拜」的歷程和練習過程，理解參與者在活動準備和參與上的狀態以及過程。筆者試圖穿梭於受訪者之間，探究參與者和陣頭文化的連結，為他們生活帶來何樣色彩，以及對他們來說陣頭文化在意義上又代表著什麼。

關鍵字：文化認同、官將首、次文化、生命歷程、生命故事、陣頭

Abstract

In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s will be conducted to re-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culture and community and family, and to explore the definition of this subculture in the participants' own life history. The culture of parade formation has held a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art, but the array head participants often inherit social stigma and a negative label to them, pas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teenagers array participants, but not participate the age of the members, or other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diversity, discussion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the discovery of experie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riented, less to the dimension of culture, family, the lack of all ages, and more divers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possibilities.

I will think of the Xin Zhuang Guan-Jang-Shou as the interviewee,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epth interview method, starting from the participant's own experience, explore i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journey, and feeling, link to their families, such as social network, culture oriented, and borrowed by the respondents involved in major awards in the past "Xin Zhuang Pilgrimage" course, observe the participants on the preparation of state and process. I tried to walk back and forth among the interviewees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culture, and try to know what color it brings to their lives, and what the culture means to them .

目次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2
第二章 文獻回顧	3
第一節 陣頭文化與發展	3
一、何謂陣頭？	3
二、官將首的歷史	3
第二節 動員參與的次文化認同	4
第三節 陣頭參與者和陣頭的連結	6
第四節 家庭和文化間的關聯	7
第五節 小結	8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9
一、研究對象	9
二、研究方法	9
(一) 深度訪談法	9
(二) 訪談大綱	10
(三) 訪談筆記	11
第四章 研究發現	20
第一節 深入陣頭的緣起	20
第二節 進入陣頭後/生命歷程與陣頭經驗	22
(一) 原生家庭的思維轉變	22
(二) 小插曲/派系衝突	23
(三) 軍事樂趣	24
第三節 陣頭文化的意義及生命交織	25
(一) 改變和意義	25
(二) 群體認同	28
(三) 面對世俗眼光	28
(四) 文化傳承	29
第五章 結論與檢討	32
第一節 研究結論	32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33
第六章 附錄	35
第七章 參考文獻	40
第一節 中文文獻	4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陣頭文化起源於早期漢人移民來台時的宗教信仰，依其所建立的廟宇，不只敬奉神明，並衍生出廟會和慶典等活動，由地方志願人士發展出了動態演出形式的陣頭技藝便在廟會等場合由唱跳表演等形式慶祝神明誕辰，並同時也衍生出靜態表演的「藝閣」，透過動與靜的演出方式來感謝神明對眾生之庇佑，也透過這些表演凝聚了村里鄉親的感情，發展至今，可看出陣頭文化是越趨多元化的，宋江陣、八家將、官將首等，都是陣頭文化的形式之一。

但就現代人眼光來看，陣頭文化卻多少擺脫不了鬥毆、飆車、吸毒等負面標籤。媒體過度的渲染，常將青少年負面事件歸因到陣頭團體身上，卻很少報導陣頭團體正向的一面，譬如曾見新聞以「音樂祭陣頭少年吸毒」為標題，可能會導致大眾慣性將吸毒與陣頭連結，影響一般大眾的認知，使得民眾也常把 8+9 這類污名化詞彙連結到陣頭團體身上。但不僅是媒體報導上的錯誤解讀，其實黑道勢力的確也逐漸深入陣頭團體，這些被稱為陣頭幫派的組織假借陣頭名義行犯法之實（陳焜龍，2017），甚至直接管理陣頭團體，使得成員們在潛移默化下便感染了這些惡習。

不可否認的是，大眾容易因為以上的因素而對陣頭團體產生負面印象，但參與陣頭文化的人士並不全然毫無規範可言，以青少年而言，儘管主要活動場域不在學校，他們在參與陣頭文化時，在會堂裡受堂主約束，在廟裡則受廟主管教，不少廟、堂主還會教導他們做人要良善、千萬不可以惹是生非（蔡淑婷，2016）。所以，參與陣頭並非全然與惡習沾染，這些行為或多或少還是取決於自己身上。

陣頭團體從前主要是村里中崇奉該信仰或是對該文化技藝感興趣的壯年人士組成，現今看來，參與者大多都是以青少年為主，再來才是壯年族群，而青少年中又多數以中輟生（吳秉憲，2001）或是學業表現較不出色的學生為主。而進入該領域的原因多為同儕間的牽引或是家庭渲染（蔡淑婷，2016）；壯年族群則多為藍領階級，因為他們本身大多擁有正職工作，使得陣頭文化成為他們工作之餘的興趣或是休閒。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翻閱過去陣頭相關文獻，發現多聚焦於青少年入陣的生命歷程與探討，較少見的是它與其他年齡層的分析比較，青少年處於易受外在環境所影響的時期與位置，稍微一脫離常軌，就容易形成相對成人社會的反動(張永興，2009)。而參與陣頭的少年不全然都走偏，踏上正道並持續將陣頭精神發揚光大的也大有人在。只是這個時期的他們更容易受到正反不同眼光的影響，且這個年紀也是許多人進入陣頭文化的起始點。

筆者認為壯年和老年族群與陣頭文化間的關係也是有研究價值的，尤其中壯年與高齡成員，在參與陣頭的生命歷程與青少年之間的差異更是吸引筆者的好奇心。希望透過不同年齡層間相互比較的研究，可以填補台灣陣頭研究的黑洞。筆者作為一名大學生，在年齡上既和青少年年齡層年紀相仿，又和其他年齡層受訪者們相差甚大，較能不帶威脅性的以同儕的身份去貼近受訪者，帶給對方親近感，以和他們打成一片，進而使得受訪者褪去防備，說出心裡話。

陣頭文化裡最具代表性莫過於官將首和八家將，本研究之所以選擇研究新莊區的官將首，主要是基於其文化傳統性與輔仁大學的地緣。根據呂江銘(2002)所述，最早可考據的官將首發源地為新莊地區，從民國三十八年正式成立第一批官將首團體後發展至今，發展歷程雖然沒有其他陣頭文化來得長遠，但在歷史背景的考據上卻仍是彌足珍貴，使人更能貼近其文化價值的層面;另一方面是筆者目前因為學校的網絡，結識官將首畫臉師，在相處之下對於官將首有了初步的認識，發現他們並不總是外界所描述的那樣負面，於是筆者欲更進一步了解該文化，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機會試著探究他們自身對於陣頭文化的經驗與發現，遂列出了幾點研究問題:

一、 陣頭參與者在什麼樣的社群人際網絡下，開始參與陣頭活動？

二、陣頭參與者在宮廟活動過程，其身體、心理以及社會互動有著什麼樣的體驗，如何影響其在地連結與認同，以及自身原生家庭之關係？對其生命歷程帶來何種意義與影響？

三、陣頭參與者如何看待自身文化及其他陣頭社群？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由於本次研究的對象為不限定年齡的陣頭參與者，但是先前的歷史文獻幾乎都偏重於參與陣頭的青少年族群，於是在壯年族群相關文獻的查找上資料就相對稀少，故以下文獻回顧會以青少年現有的資訊為主，較少提及壯老年族群的資料。

第一節 陣頭文化與發展

一、何謂陣頭？

起源於早期從中國移民來台的漢人，他們建立了廟宇以供奉他們所信仰的神明，並以此衍生出廟會和慶典等活動，而這樣的民俗藝陣包含「陣頭」和「藝閣」兩種類別，他們都是在神明遶境時的表演團體（簡淑娥，2012）。在廟會等慶典表演的民俗藝陣中動態的技藝就稱為「陣頭」，而靜態的表演如車上設定好故事主題的人物和佈景，會隨著遶境隊伍移動，就稱為「藝閣」，透過動與靜的演出方式來感謝神明對眾生之庇佑。其中「陣頭」依表演性質被大眾通俗的分成文陣和武陣兩大類。文陣屬於音樂性質的演奏譬如車鼓陣、鑼鼓陣，而武陣則是以特技或武術性質的表演為主，譬如八家將、官將首等（蔡慧敏，2001）。依性質陣頭又可以分成五類：宗教陣頭、小戲陣頭、趣味陣頭、香陣陣頭及音樂陣頭（陳琬珊，2012），而本研究主要以宗教陣頭中的官將首為例進行訪談作業。

二、官將首的歷史

相傳官將首發源於新莊地藏庵，起初是由當地人士組成隊伍，扮成官將首參與農曆五月初一大眾廟的遶境活動，並只有一組人馬進行活動（蔡淑婷，2016）。而早期的官將首只有增將軍和損將軍兩個角色，據說原先兩人是危害人間的魍魎，經由地藏王菩薩的降伏勸化後擔任其駕前侍衛，跟隨地藏王菩薩出巡視察人間，若遇善者，紅面的增將軍會增其壽命；遇惡者，則青面的損將軍便減損其壽命，不僅是陰兵陰將的領軍外，也有驅鬼逐疫的作用。

完整的官將首形式則起源於早期居於新莊的黃秋水老先生，他是歷史上第一位扮將者（石馥華，2019），在他遇到來台的中國好友周漢儀將軍後，兩人便開始談論八將陣法，由於周將軍認為官將首沒有一定的形式和陣法，於是希望透過與黃秋水老先生的切磋討論擬定出一套有格律的形式及陣法，最後就在多年練習、傳授後的民國 37 年，由黃秋水老先生組成的第一批官將首團體正式誕生。（陳琬珊，2012）

經過不斷的演變後增將軍由一位分為二位，損將軍則一樣一位居於中間，呈現隊形上的對稱性與美觀，也成為日後官將首的基礎隊型。此外，地藏庵在廟會出巡時還加入了陰陽司公、引路童子、虎頭劍等角色（周明，2008），晚近甚至是有些官將首團隊連八家將裡出現的范、謝將軍都納入角色中。

第二節 動員參與的次文化認同

宗教活動的參與被認為有助於加強地方聯繫和情感依附，拉近彼此距離（林宸儀，2017）。而其中所牽涉的文化認同在成員彼此間扮演重要角色，為了瞭解何為次文化與文化認同，筆者先從文化的解釋面切入。

1999 年出版的〈辭海〉對文化的定義分別採廣義與狹義的角度敘述，廣義而言：「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辭海，1999:2214）這是社會所有互動實踐後的產物，而狹義來講，則為：「精神生產能力與產品」，主要和人們精神創造層次有關。2017 年修訂版辭海與陳俊達（2015）同樣認為「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體，是

社會長時間思想文化發展而來的結晶。藍麗春與邱重銘（2008）則指出，在個體、社會與文化間的關係中，文化是為了促進社會成員間彼此的互動關係，使人能社會化，以助於熟悉社會環境。由以上對文化的定義可知，文化所涵蓋的層面之廣，而其中所涵蓋的「次文化」意旨的是附屬於文化裡頭，由社會中的次級成員形塑成的共同文化（楊心惠，2014），雖然字面上看起來可能有高低之分，但其實只是相對於主流文化的另一文化，有著不一樣的生活風格和思想方式（蔡文輝，2010）。

江宜樺（1998）在其出版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中對於「文化認同」的看法，便認為是「一群人分享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和無數的集體記憶，從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江宜樺，1998:15）。我們從吳守從與鄭雅文（2008）對文化認同的探討發現，團體成員間透過文化活動的參與，互相共享了集體記憶和經驗，不僅加深了關係也產生了對團體的歸屬感。這種由認同、歸屬衍生出的文化認同體現在人們生活的各個面向，也可能從而衍生出傳承的使命感。田孝順（2018）以部落祭典為例，指出部落文化祭典是展現文化傳承的縮影，足以解釋成員間以族群成員間的認同感來進行文化傳承的關係。而張又驊（2014）則以道教的觀點出發，解釋陣頭文化和信眾間的傳承關係，陣頭的精神之所以可以透過宗教儀式傳遞出去，是來自於傳承的力量，信眾敬畏地位崇高的神明，所透過祭祀膜拜將心意傳達出去並傳給下一代，產生對文化的傳承感。

陣頭活動的參與中不單單只有宗教信仰的關聯，從參與者身上還能發現到展演與儀式感的連結，參與者透過陣頭角色的扮演與技藝的展現，不但展現出自身對於陣頭文化的熱忱，並透過儀式展現對該文化的正視（齊偉先，2018）；此外，「逗陣感」還扮演著一種附屬而非正式的角色，它象徵的是陣頭參與者在互動中的流暢和舒坦程度，透過你來我往的相處模式產生有別於出

正式出陣必須肅穆的集體情感，像是互相吐槽等，對於組織活動具有一定的潤滑功效。

綜合以上，陣頭參與者而言他們的次文化認同除了來自宗教信仰外，還涵蓋了成員之間相處的逗陣感、結義交情和軼事等，形成陣頭文化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當次文化團體不被外界看好的時候，是否會基於文化認同試圖證明自身價值呢？這也是筆者試圖探究的部分之一。

第三節 陣頭參與者和陣頭的連結

我們的生命歷程是透過成長過程中經歷的各種事件和經驗相互影響下而產生（麥謹麟，2016），而陣頭文化在潛移默化下也成為了陣頭參與者生命歷程中的一部份。

以現今的陣頭參與者而言，他們的參與動機或許某部分來說已經跳脫出宗教信仰因素了，張又驊（2014）發現，加入陣頭文化的年輕人多是邊緣族群，簡淑娥（2012）便談論到家庭關係的惡化也會成為少年加入將團的催化劑。少年透過陣頭得到重生與自我實現，但失去了宗教帶給人的莊嚴感後，他們自身不免也失去了身為神明代言人的樣子，更遑論某部分人偏差行為招致公眾不悅，使得標籤化的狀況更加劇烈。甚至，由於黑道勢力的滲入，少年參加陣頭的目的其一是尋求保護和靠山，但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替黑道從事非法行為（蔡慧敏，2001）。陣頭成員的污名化難以洗清。

加入陣頭的少年共通點為很早就開始接觸廟會活動，有的人甚至是從小學開始就踏入陣頭團體（陳炯龍，2017），而加入原因多為本身興趣或是親友關係的牽引等。陳炯龍(2017)在青少年加入陣頭的經驗中觀察到這些參與陣頭的青少年大多會從中得到歸屬感，還會獲得些成就感。此外，在青少年的相關研究裡也發現有學生會因為堂裡長輩的管教方式而改變了他們的個性（麥謹麟，2016）。蔡欣樺（2016）在研究中也提及影響青少年加入陣頭的因素包含了獲

取成就感和認同感，由此可見，在這個對社會半知未解的年紀裡，外界對其的看法著實有著影響。

陣頭次文化可能也是一種反文化。張慈宜（2008）的研究也指出：「陣頭活動對參與者來說不僅是宗教意義上的慶典，更是生命意義上的慶典」，陣頭文化不僅僅是庶民宗教寄託的空間，更是提供他們生命意義上的寄託，得以把自己與日常生活暫時隔離。那裡的世界只有豪爽、技藝、義氣和幽默，與主流價值觀不同，學位、財富什麼的在那裡來說如浮雲。不只如此，張慈宜（2010）還指出，陣頭人士參與陣頭具有一種抵抗社會主流也就是抵抗「工作」的象徵。如前所述，陣頭人士多以藍領階級為主，她認為有些陣頭人士寧可捨棄工作而去參與陣頭，這種作為正代表著屏棄工作的價值，是抵抗其被機械化、工具化的展現，進而為自己生命開創價值和尊嚴。另一方面，「陣頭」常常形成一種動員式的參與，有的參與者在加入陣頭時根本沒有這個信仰，在跳陣後才逐漸對該信仰產生崇敬，後來便成為一種心靈上的寄託（齊偉先，2018）。根據以上的發現，筆者好奇青少年和其他年齡層在陣頭參與上是否有不一樣的意義與影響，於是希望探究該族群加入陣頭的緣由。

根據吳騰達（1999）的研究，他的受訪者涵蓋年齡層範圍甚廣，包含十六歲至五十七歲，從其調查結果可發現成員接觸陣頭文化主要是因為同儕的牽引而嘗試，其他原因也不乏是因為交朋友、找靠山等，唯獨可惜是其對於陣頭參與者的團體參與歷程分析有限，有鑒於此，本研究希望可以了解不同年齡層在陣頭參與上對其生命歷程帶來何種意義與影響，進而探討其對自身文化認同、價值觀。

第四節 家庭和文化間的關聯

家庭是複雜的系統，個人能影響家庭成員，而同樣的，家庭成員也能影響個人（廖梓辰，2002）。在家庭所具備的功能中，以其獨特的教育功能來講，儘管學校也能施行教育，但在個體情感培育方面，還是以家庭的影響為最（黎

志敏，2015）。因為在家庭教育下所傳承的文化，能以透過最自然的狀態將文化帶給成員，影響力更是甚於學校教育或是社會教育（李偉，2009）。

文化可以影響家庭，同樣的，家庭也可能會也影響著文化的傳承。以青少年的經驗來講，麥謹麟（2016）指出，部分青少年參與者改變了家人對傳統陣頭的文化偏見，甚至有的家人態度從原先的反對轉而支持。而另一個例子則是參與陣頭的青少年加入原因，來自於他們的原生家庭幾乎都有信奉民俗信仰（陳炯龍，2017），於是在耳濡目染下就產生了興趣。家庭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文化，而個人也能把文化帶給家庭，進而產生變化。透過以上文獻的敘述，筆者想了解陣頭成員是否也會把陣頭文化帶給家人，且其會帶來何種影響。

第五節 小結

從回顧的過程中，我們看見過去陣頭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多是來自於興趣、信仰、同學引介或是因為親人的拉攏也大有人在，但是在個別年齡層差異上卻看不出顯著的不同，筆者認為在不同時代下人們的參與動機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比較不同世代應該會看出有意思的結果。文獻裡我們看到家庭對於陣頭參與者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過往家庭如何影響參與者，而現今參與者又該如何影響其家庭或是帶給家庭什麼樣的變化呢？在過去文獻裡較少對陣頭社群做文化層次的探討，多只著墨在參與過程和經驗的發現，鑑於此，筆者希望了解不同年齡層在陣頭的文化認同上有何差異，官將首對於他們而言在意義上和過去文獻所述有何不同之處，以及試圖了解傳統陣頭的藝術面是否被現今污名化的表象掩蓋住，他們自身對於這樣的處境又是有何想法？也希望藉由本研究讓更多人了解到表象下不一樣的陣頭文化，藉由參與者內心的探究看見污名化標籤下最真實的他們以及陣頭文化的本質。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試圖透過受訪者生命故事的發現，並且運用生命歷程的觀點囊括中老年齡層，從各個不同的經驗裡找尋連結性和相異處。起初我的報導人是先前透過學術關係認識的畫臉師傅大Q，但因為這段期間他都不在台灣本島的緣故，比較不容易幫我接洽到受訪者們，於是經由他的推薦我轉而與另一位官將首師傅聯繫上。經由阿勇的介紹，我的受訪者為五至十位現正參與官將首的成員，年齡層涵蓋 15 歲至 64 歲內，皆為來自於同一個團體的新莊地區官將首成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採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因為受訪者對於文化的影響和意義上是主觀而多面向的，並非單一變項所能處理和解釋，再加上質性研究中文本和紀錄是進行研究的主要根據，有助於研究情況的形塑（林可婷譯，2010），於是以質性方法進行研究是最適合不過的了。

筆者的關鍵報導人是先前透過學術關係結識的官將首畫臉師傅——阿勇。他是從小就在新莊土生土長的孩子，現在的他已五十出頭。自小就對官將首臉譜極感興趣，透過身旁接觸陣頭的朋友而締結了他與官將首緣分。平時有正職工作，儘管工作忙碌，因為熱愛官將首文化，所以再忙也會撥空參與陣頭活動。本研究也將藉由他的引領，一探究竟陣頭的世界。

（一）深度訪談法

根據林金定、嚴嘉楓和陳美花在 2005 年對於質性研究方法的描述，其認為深度訪談法中的半結構式訪談可以利用較寬廣的問題作為訪談依據，藉以引導整個訪談進行，而訪談架構會在訪談前就設計出，問題和用字上可以不必太拘泥，希望在粗略擬定訪談問題後還能保留彈性讓受訪者隨意發揮，藉此搜集多

樣的資料。透過此類面對面的訪談接觸可以獲取最直接的回饋，像是他們情緒的變化或是語氣的轉變等。

本研究之所以會採用此方法是由於筆者在面對受訪者談論其自身經驗和發現時，可以從其語氣或是表情上得到直接性的感受，便於了解受訪者主觀想法，而非僅是透過文字或是問卷形式。這個研究方法會結合七八月份待在田野的時間，在認識他們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後，進行訪談，除了聊聊他們自身外，也希望透過滾雪球的方式訪問受訪者的家人或是親友，聆聽不同角度的想法。但不幸的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考量，廟方宣布停辦大拜拜活動，於是這條能夠實際參與的發展就斷了線，不得已改成短暫參與他們在 7/19 的寫真拍攝作業，該場合不只有筆者的研究對象——董爺廳堂刑部堂外也有邀請其他在地頭團體一起來聊天喝酒，簡單來說，拍攝完白天的寫真作業後，他們便會展開酒局。故田野的實際經驗就會相對來得少。

（二）訪談大綱

筆者欲透過深度訪談法中的半結構式訪談法深入了解陣頭參與者參與官將首的想法，包含如何加入並參與陣頭，以及其參與過程，進而分享出他們從中得到的體悟與感想，並由此連結至他們的家庭。在訪談的架構上欲循序漸進的了解他們對於陣頭文化的意義與影響，從成員一開始接觸陣頭文化至陣頭文化如何影響他們，最後到自己如何透過己身經驗回饋或是傳承這個文化，訪談大綱主要可分成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為受訪者參與陣頭的背景和原因，了解他們是在何時開始接觸陣頭文化以及是什麼樣的動機和原因致使他們加入。第二部分訪談內容為受訪者參與陣頭這些日子以來的心路歷程，藉此了解他們何以繼續走下去以及當中的生命歷程是否對日後帶來影響。第三部分則是參與陣頭對他們來說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以及帶來的影響又是什麼。最後的第四部分是參與陣頭後對於他們身邊

家人文化傳承帶來的意義與影響為何，主要是想了解他們是否真會將陣頭文化擴及到身邊的親人以及以何種方式傳達。

為了使受訪者能融入狀況內，筆者會以現在-過去-未來為時間軸進行訪談作業。而訪談題目詳見附錄。以下則為筆者訪談過程紀錄：

(三) 訪談筆記

1.前導

說到我如何進入這個社群，就要從我起初的報導人小竹說起，因為先前我在新聞系上的採訪作業有請他擔任過我的受訪者，當時是採訪拍攝他如何畫官將首臉譜，然後中間就沒有再聯繫過了。一直到這次學士論文我把主題定調在官將首，才又再請他幫我找幾個受訪者。

但很突然的，小竹在五月的某天告訴我他之後要去馬祖工作，所以沒辦法幫我接洽受訪者，於是他便向我推薦找阿勇老師幫忙。阿勇，也是當初我在做新聞系採訪作業時有拍攝的受訪者之一，雖然當時拍攝他的畫面比較多，但我一開始想到的受訪者卻不是他。收到永黑的訊息之後，我便將矛頭轉向阿勇，雖然起初他都不怎麼理我，我私訊了好幾次，他都常常已讀我或是說正在忙晚點處理，但我還是沒有放棄，終於在有一次，我直接打電話聯繫他請他直接把主要一個受訪者（毛毛）的聯絡資料給我，我再親自去私訊他（毛毛），請他（毛毛）幫我找其他受訪者，阿勇這才答應下來，於是毛毛便開始一個一個傳受訪者的資訊給我，然後我親自去聯繫他們，我的受訪者們才終於有著落。

不幸的是，原訂於農曆 5/1 的新莊大拜拜要跟在成員身邊做田野紀錄，但礙於今年的武漢肺炎疫情影響，這個活動便離我們而去。心灰意冷的我在七月的某日收到毛毛的私訊，他告訴我：「我們在 7/19 一早有拍攝作業，當天成員們都會到，鍾小姐你要不要一起來，順便可以採訪成員們？」收到消息的我當然立馬就答應，然後滿心期待著這天的到來，雖然是說期待，但緊張和畏懼的心也是日益漸大。

2.訪談過程

一直到採訪那天到來，我們約在新莊地藏庵旁的活動中心，一進去裡頭，濃厚的煙味向我撲來，「嗨！你是鍾小姐嗎？幸會幸會，有位子都可以坐哦」向我問候的正是毛毛，然後我眼光再轉向另一頭抽著煙的老師傅——阿勇，他也向我打了招呼，儘管先前有聯繫過，但我們卻沒有什麼熱絡感。

毛毛便熱情的問我要不要吃早餐，我說沒關係，但還是推託不住他的熱球，「謝謝！」便接過他手中的早餐。眼望大家有說有笑的聊著天，我開始詢問哪位要先開始讓我訪問呢？看著大家都不願意主動受訪，自告奮勇的小白便率先前來我對面的位置，坐了下來。於是我們便展開了初次的訪談。

黝黑的皮膚加上寬闊硬朗的身材，他說他是退役棒球員，現任國小約聘棒球教練，散發出中年人受過社會歷練特有的謙讓，說話時的語氣和言語都格外的彬彬有禮。我們先聊了成員本身，從他的生活近況開始聊，一開始他的反應是有點含蓄，不太敢暢談，後來進入正題聊到進入陣頭的經驗，才慢慢有卸下心防的感覺。整體訪談上是流暢的，話不算太多但也不算少，這個訪談大概持續了四十多分鐘。

而後，成員們換上了官將首的服裝，一個輪著一個上前去拍攝個人照。這次輪到的受訪者是小青，他是一名外送員。高闊的身形綁了一撮馬尾，但心思卻是格外細膩，也特別的木訥。他是獨立音樂的愛好者，大學時期聽到現在，從後搖到重金屬他都很愛。論及獨立音樂時，他會特別的興奮而且話異常的多；談到童年時，他的話則特別少，他形容他的童年是很平凡無奇的。整體訪談的話都不太多，有時候還很容易被他的句點，簡潔的一兩句就回答完我的問題了，於是我必須要慢下來留給他時間思考或是舉些例子才能讓他慢慢吐露出真正的想法。他雖然話不太多，但也是個有趣的人。但也正因為他不是能夠從容面對陌生人的，所以我們大概只訪了近半小時的時間而已。

再來是毛毛，身為次級報導人，就是他告知我今天這個場合這個聚會的。在通話裡和文字上都看得出來他是個歷練豐富且為人客氣的中年人，每一句話裡頭都參雜著一點他對文化的想法，還有他對這個圈子的熱愛。當他提及女兒的時候，眼睛會閃閃發光，充滿父愛。提到他對這個文化的想法時，他的話就像機關槍一般噠噠噠的發射個不停，可以同時舉好多例子但卻又似在講同樣的事情；而提到團員相處時則是以有經驗者的身份去訴說他們之間的故事。他大概也是這幾位裡頭話最多的一位受訪者了，整體訪談起來步調偏快，一分鐘可以講好多個字。當我一邊做筆記一邊聽他說話的同時，我的手都快跟不上他的說話速度了，總體訪談花了一小時多一點，他也是後續上的逐字稿裡內容最多的一位。

接著成員們又開始彼此推託著受訪。「哎唷不然鍾小姐你先訪問阿飛！」然後，阿飛就這樣被推了過來。他在所有人裡應該是最瘦的一位了。他不說話的樣子看起來是個內斂的人，但一說起和他自身有關的故事，他倒是開始長篇大論了起來。在和我說話時眼神中都在在流露出他對自己過去的不懂事感到幼稚的心，一談論到那些過去，話匣子就如同流水一般嘩啦嘩啦的打了開來。他形容過去的他就是流氓，從國中就跟朋友學壞，打架、吸毒、鬧事樣樣都來，任何不關他的事他也都硬是要跟著躺渾水，「哎呀那時候真的是何必呢？」母親突然過世後才讓他意識到自己的不成熟，下意識的到地藏庵向神明許願，以替神服務換取母親的一路好走，便有了後續官將首的開始。

提到現任女朋友對他的好，也才讓他了解到對他人生有多重要，將不工作整天往外跑的他拉回了現實，甚至放棄自己的店舖，陪他一同到工廠作業。在他的生命經驗裡，女友的角色佔有很重要的比例，包括扶持他成長、讓他斷絕惡友關係等，尤其是對現在的他來說。阿飛的生命故事就如同戲劇一般，有起有落但總是會雨過天晴。但也因為這樣，我們很順利的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訪談，是僅次於毛毛的訪談時間。

訪問完了這幾位受訪者後，我便一同在一旁觀看他們畫臉譜、服飾裝扮，以及後續的拍攝作業，甚至還請我幫他們拍大合照。（我後來也入鏡了）

只是，這次還沒訪問到阿勇，他只是在一旁和人閒聊喇賽，又時不時的下去指導成員細節事宜，到後來拍完大合照，他就直接躺在一旁睡覺，我也不好打擾他，心裡只想著下次一定要好好約他出來訪談個夠，便打消了今天訪問他的念頭。

這天的行程我從早上七點待到了他們拍攝完大約是下午兩點半快三點的事了，拍攝完的後續便是他們喝酒開聊的時間，我也不好多留，打了招呼便匆匆離去了。儘管這天來得如此突然，回程一路上我都還在為這個神奇的聚會感到新奇。

再來是 2020/09/28 的這天，為了補訪上次訪談稿的遺漏部份，所以我又再次約了小青到學校旁的路易莎進行訪談。我們約晚上 7 點，我約莫提前了十分鐘到，6 點 56 分時他傳訊息告訴我他剛停好車正在走來的路上，一問才知道，他為了找個車位停，大老遠騎到後港一路上停車，接著再花了點時間走來建國一路上的露易莎。進來後各自點了杯飲料就開始了我們今日的訪談。一如上次訪談經驗那樣，他還是一樣話不多，而且很容易句點了我，但我還是試圖換個方式或是引導他慢慢說出內心話。譬如在我們談到童年的有趣回憶時，我會留給他一些時間思考，不像上次那樣等不到回答就直接跳下一個問題，於是這次我便得到了他內心裡的答案。此外，這次我們一樣聊一些獨立音樂，他便很直接性的把廟會和獨立音樂做了連結，並闡述了些他對於兩者的看法。從他說話時的神情和語氣看來，他是真的很喜歡這個文化這個圈子，

最後，是隔了兩個多月終於讓我訪問到的老師傅——阿勇。自從 7 月的那次聚會後就再也沒有特別聯絡，一直到前一陣子才想說要進行訪談，於是 2020/10/02 的這天，我便和他約在同樣一間路易莎咖啡廳。一進門的那刻，他還是老樣子掛著一道長長的鬍鬚，看似老邁的容顏略帶澀意的向我迎來。第一句

話就是：「矮油你怎麼約在這麼高級的地方啦！」原來對於學生來說再平凡不過的咖啡店，對他而言卻是如此的陌生。「會嗎？我想說這裡有冷氣吹而且可以待很久」於是我們就從七點一路坐到了九點，超乎預期的訪談時間以及內容，都收在我的腦海以及心底。先是從他的日常生活問起，才知道，除了我本來已知的身份——水電師傅之外，他也有在經營自家早餐店。一日的行程可以從清晨天還未亮時就開始忙碌，到了早上八點則交由給妻子和幫手處理，自己再另外接案，承包裝潢拆修或是水電等工程，就這樣一路忙到傍晚五點，然後才拖著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休息。這也難怪他總說晚上一回到家就不想出門了，甚至連官將首活動前的日常練習他都不見得會去看。

說到他自己的休息時間，他說只要有時間他都在幻想，幻想自己有天能夠蓋一間廟，這時他的眼神瞬間充滿熱情，一邊夢想著美好藍圖，一邊卻也正在著手計畫，自己刻了神尊也在陸續規劃，但說到錢是最大的阻礙時，還是不免被現實給捆綁住了。

我們接著談到他的陣頭經驗，才知道他從國小三四年級就開始接觸廟會活動了，過去巷口的土地公廟常常有活動，自然地會吸引大人小孩的目光，而這些參與的人們常常是以家庭為一個單位，甚至街頭巷尾的人也會因為這樣而彼此熟識，使得街訪鄰居間的親近性增加。一直到他長大了，當兵前些陣子，這些因為廟會而聚集起來的人們漸漸散去，生活圈的改變使得廟會的組成也發生了轉變。早期的扛神將是因為彼此有共識而臨時聚集起的，彼此幫忙、合作，沒有金錢往來也沒有固定的成員，有別於現今組織性的團隊。

後來他當兵退伍，23歲就開始接觸有組織性的官將首——「中港官將首」（中途歷經幾次更名），這算是他第一次真正介入陣頭廟會活動，不但參與訓練，也一起規劃。他從菜鳥新人一直到後來漸漸掌握了發聲權，才慢慢對官將首體系進行改制。在這段日子裡還和一群朋友創了中港神將會這個社團，但結

婚後因抽不出時間參與而離開了。二三十年前參與的中港厝官將首在 2017 年也因為內部派系鬥爭彼此起衝突而一次離開了十一個人，阿勇就是裡面離開的人之一。

離開後大家還是常相約吃飯喝酒，只是常常聊到這塊，大家也是很感慨，於是阿勇便提議乾脆自己來創立一個社團，「董爺廳刑部堂」就此誕生了。看似是延續官將首文化的組織，但到阿勇這裡，卻不是如此簡單。起初他的文化信仰也是文武大眾老爺，但他經過反覆的思考，並且從自身經驗上來看，既然都沒有證據說明增損將軍的起源，而刑具也都是安放在董大爺廳裡，於是他合理的推測官將首最初的起源應該非文武大眾老爺而是董大爺才對，如此特異獨行的想法雖然不是主流，卻也造就了他如今的成就。在參與「中港厝官將首」的那段日子裡，他常設法去改變儀式和流程，「每年官將首開光點眼之前要先焚香稟明，而這時我就會大聲朗誦我請李宗益和他的教授寫的書文，搞到現在大家都在用這個儀式」對於諸如此類自己開創先例的事情，他也是津津樂道。

在 2002 年時，他成立了九人官將首團，有別於當時五人為一團的主流，儘管惹來謾罵和批判，他也不以為意，繼續開發角色的特殊性，並賦予其意義。到了後來，外界越來越多九人團誕生，這可或許都要歸功於阿勇吧！「我後來想說只要有興趣想學的我都願意接納，就陸續招人進來，所以那時終於又把九人官將首團撐起來了。」不願放棄的他這時的想法又更是前衛，「但此刻我其實是還想融合八將的。隔年開始有內鬨的聲音說我亂搞呀什麼的，但我其實也做得算是有聲有色，不會讓老一輩擔心，但就是有了內鬨的聲音，到後來隔年我們十幾個就毅然決然在五月初一的前夕離開了（2017 年）。」說的是他還在

中港厝官將首的那時，想改變跟創新的想法又再次激起了原本的內部衝突和不滿，全部交雜在一起之後，才有了後續十一人的退出潮。

陣頭究竟帶給阿勇什麼？他覺得那是一種信仰，「祂並不是說一定可以給你什麼，有時候是給你的支柱而已，我倒比較沒有什麼奇特的際遇，神明對我來說就是種寄託。」就像是一個能夠依託心靈的對象，好像不如意的時候和神明訴說一下心中的煩惱，祂就能給你力量。而談到是否曾放棄過陣頭，他說的確是有過念頭，「但其實還是有很多想做的事，所以就越玩越大.....」因為內心有太多想做的事了，所以他還是繼續堅持下去，待到了這回。

早期出陣的活都是扮將，耕耘到了中後期他開始主導儀式的策劃、監督還有訓練成員。現在則都是把事情交由後輩去做，放手讓他們處理。他說他總是在隊伍的後方看著他們前進，「但在遶境當中我又不喜歡站在官將首前面指指點點，搞得好像自己很大一樣，所以我都走在後面走我的路或是跑回去睡覺（笑），因為太累了啦。」看似只是出於懶惰的老者，在思想上也是別有一套自己的作風。

說到社會的眼光，他也不避諱地以過來人身份去談這塊。「時代不一樣了，陣頭這種東西不像是以前大家尋找的樂趣了，現在三天兩頭就有活動，都市和農村的生活又不一樣了，都市的外來人口多，比較會有反對的意見，農村在地人多，團結上也有差。」他對比了過去與現在的陣頭情形，體悟出時代的差異以及生活習慣導致現代人看待陣頭文化的兩極性，他說：「負面報導當然是可能會存在的，但當你身為主導者要去化解、要去放下身段，就容易減少紛爭，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態度，不然衝突應該是很難避免的。」的確，不可否認

的是媒體上關於陣頭的負面報導是經常存在的現象，要如何去避免爭議或是化解紛爭，都是身為領導者的他應該思考的觀點，他也不同於其他受訪者，採取的觀點是領導者而非一般參與者。

(四) 受訪者基本資料：

小白	<p>2020/7/19</p> <p>訪談地點：新莊地藏庵旁活動中心/拍攝作業</p> <p>第一個訪問的。</p> <p>39 歲，光華國小棒球隊約聘教練，有妻子和小孩。</p> <p>說話溫和客氣，話不多也不少。</p>
小青	<p>2020/7/19</p> <p>訪談地點：新莊地藏庵旁活動中心/拍攝作業</p> <p>第二個訪問的。</p> <p>9/28 補訪遺漏的部分。</p> <p>34 歲，Uber eats 外送員，沒有妻小。</p> <p>比較害羞內斂一點，話不多。</p>
毛毛	<p>2020/7/19</p> <p>訪談地點：新莊地藏庵旁活動中心/拍攝作業</p> <p>第三個訪問的。</p> <p>38 歲，水產店外運司機，有妻子和一個女兒。</p> <p>說話客氣，廟會經驗豐富，話閘子一打開就收不回了。</p>

阿飛	<p>2020/7/19</p> <p>訪談地點：新莊地藏庵旁活動中心/拍攝作業</p> <p>第四個訪問的。</p> <p>32 歲，工廠作業員，有一個穩定交往五年的女友。</p> <p>外型消瘦，但也是滿溫和客氣的，意外的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p>
阿勇	<p>2020/10/02</p> <p>訪談地點：輔大路易莎</p> <p>最後一位受訪者。</p> <p>54 歲，水電師傅，家裡開早餐店，有妻子和兩個女兒。</p> <p>經驗老道，老謀深算，話閘子一打開就收不回了。</p>

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所採集的受訪者樣本皆為新莊「董爺廳刑部堂」的陣頭成員（過去都曾加入中港厝官將首）。2017 後他們從中港厝官將首離開，隔了一年後才創了董爺廳刑部堂。成員包含小白、小青、毛毛、阿飛以及師傅阿勇，一共五人。前四位受訪者的訪談地點為新莊地藏庵旁的活動中心，最後一位阿勇則是在輔大旁的咖啡廳進行訪談。皆有事先告知受訪者訪談內容會保密，僅供學術參考。

第一節 深入陣頭的緣起

從他們的經驗開始談起，受訪者們最初接觸陣頭的緣起多半是從生活周遭開始發跡。舉凡小白、小青、毛毛還有阿勇，他們最一開始接觸陣頭都是以「生活環境」為核心，不論是家人的反對或是支持，他們從小時候就對陣頭文化抱持好奇心，並被其所吸引。

小白因為住在新莊，每年五月初一的地方盛事：新莊大拜拜都會經過他們家門口，小時候看到隊伍經過家門口歡鑼鼓舞地總是很興奮，再加上鄰居家的大哥哥也是官將首的一員，導致他每次看了之後有很想學的衝動。18 歲的那一年，在一次因緣際會下，好朋友的媽媽看到其小孩與小白都很想學官將首，於是便一口氣答應要帶他們進入官將首團，而進入的正是中港厝官將首。於是他與陣頭的連結就此展開。小青小時候也很喜歡和哥哥一起看廟會活動，從小的生活環境引發他對此的好奇心和熱忱。他也常常跑遍全台參與各地廟會盛事，白沙屯媽祖遶境等都熱衷其中。初次參與陣頭的契機來自於 2013 年在網路上看到阿勇他們發出的招生訊息，便毅然決然一頭栽下去，練習了三年才正式上場表演。

毛毛與陣頭的契機也是從小時候就開始培養，小時候生活在在萬華的他因為對一年一度的廟會盛事「艋舺大拜拜」很感興趣，而默默在旁關注著。這個與陣頭的連結圍繞著家人和生活環境為核心發展。他的父親是萬華在地軒社社

長，但父親卻在在的反對他接觸陣頭，使得他也曾中途放棄過。後來的他搬到了新莊生活，在 19 歲那年，父親因病過世，這時的毛毛才向青山王許願，要代替爸爸繼續為神明服務。跟著長長隊伍走了好幾年，在一旁遞水協助、默默付出後，才慢慢開始被人群注意到，他是萬華在地軒社社長的兒子這個身份，也是從這時開始踏入萬華地區陣頭服務。和中港厝官將首的連結，則是在 2013 年透過住在新莊的朋友介紹才進來的。

現年 54 歲的阿勇在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就對廟會感興趣了，當時的生活娛樂總圍繞著廟會為主軸發展。小時候住附近的同學朋友們都在那個同樣的圈子裡長大，大家出於好奇和好玩的心探索廟會活動，一開始根本不會去深入瞭解那是什麼。在他 16.17 歲的時候住在中港厝一帶的大家都會臨時聚在一起扛神將，替神明付出，但這時都沒有組織性的團體出現。直到他 23 歲那年，才真正接觸到官將首，於是他和陣頭多年的連結也就此拉開序幕。

也是因為地緣關係，那時候官將首以我們來講是剛開始，剛好從小就耳濡目染加上有興趣，然後鄰居有人在扮演官將首，我就說我也有興趣這樣，然後才真正加進去（中港厝官將首）參加他們訓練活動，真正介入到陣頭廟會活動。（阿勇）

比較特別的例子是阿飛，小時候的生活和陣頭幾乎扯不上邊，生活環境也與之不相干，但就在他 21 歲的那年，受邀於朋友才到了台南參加遶境，這是他與陣頭的首次連結。而他真正加入陣頭團體則是在 2018 年，經由朋友的邀約，那時正逢他的母親逝世，愧於沒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他決定向地藏王請願，希望母親可以好走一點，遂進入了董爺廳刑部堂。

諸位受訪者幾乎都是從小就對陣頭文化感興趣，並且接觸之。像是毛毛，他的家人（父親）和陣頭本身就有連結，所以當他進入這個場域的時候，可以更順利的接軌，雖雖然在人群中默默走了好幾年，但當他被（萬華）人們注意進而了解的那時，他的身份正是軒社社長的兒子。而其他人則是透過人脈和生活圈的發展才得以有此機會進入陣頭圈。像是阿飛，透過逝世的朋友而認識該團的成員，進而受邀參與扮將。小白是因為朋友的媽媽介紹，阿勇是透過鄰居幫忙，小青則是自己透過臉書管道進入陣頭圈。

第二節 進入陣頭後/生命歷程與陣頭經驗

（一）原生家庭的思維轉變

進入了這個圈子以後，有些成員在參與陣頭之初，會受家裡反彈，到後來家人逐漸能夠接受，進而認同成員的參與，給予成員不少支持。

小白在剛結婚之初怕家人有反彈所以選擇不說出口，直到過了兩三年後才跟他們坦白，但家人卻意外的支持他，也會來看表演。而阿飛過去不懂事，常常跟壞朋友一起混，抽煙、喝酒、打架鬧事樣樣來。但自從母親過世後，他以替神服務希望能換來母親的一路好走，而女友在生活上的扶持和鼓勵也增加了父親對阿飛的信任感。

毛毛的家人本來就不了解陣頭文化，所以也沒有支持毛毛參與，甚至毛毛自己也不知道家人有沒有來看過演出。相反的，女友從一開始就是支持毛毛的，儘管是基督徒，也會對這個文化有興趣，進而能一同參與活動。

媽媽、弟弟不懂這些文化呀，加入（陣頭）之後媽媽和弟弟也是覺得能不碰就不去碰。啊我能怎樣.....就不去理會他們的反應吧，現在就是習慣了也不會去提。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來看過我表演。但像是我

女友他雖然是基督徒，但他也會跟著我一起去參加活動，而且他也能

夠拿香拜拜。（毛毛）

阿勇的父母則是從頭到尾都沒有吭過聲，不表明支持，也沒有反對過。小青則是一開始就受家人支持，家人常常會來看表演。自己的親哥哥也對廟會感興趣，但特別熱衷於廟會攝影。

受訪者進入陣頭的剛開始，家人們支持與否都有，但到後來的這些日子裡，他們的想法都轉變成支持或是沒意見，除了毛毛的家人之外，幾乎都是贊成成員參與活動的。而其影響的關鍵在於：他們所屬的團體是只參與（新莊大拜拜）大廟活動的，不同於其他宮廟團體可能會到處參與各式活動進而惹是生非，也比較讓家人放心。

（二）小插曲/派系衝突

早在進入這個團體（董爺廳刑部堂）之前，他們曾是屬於另一個團體（中港厝官將首）的成員。會造成團體內部的分裂，大致是因為團體關係早已產生問題。

主要是因為派系鬥爭啦，掌權的是師傅阿勇，小白在教啊、帶啊我們

下面這些人，然後他做決策那些，但另一派的人想掌權但沒能力，所

以他們就興風作浪那些有的沒的。（毛毛）

該團體的內部早就存在問題和紛爭，硬生生的將這個群體分裂成兩個派系。直到某天，另一派的前輩點燃了一個引爆點，喝醉酒訓了一番年輕人，於是阿勇一行人便順勢打破了這個僵局，進而帶走了十位團員，一起離開這裡。

沈寂了一陣子才又創立了現在這個董爺廳刑部堂，而阿飛是受訪者裡唯一一位沒有待過中港厝官將首的一員。

（三）渾事樂趣

他們多形容彼此的相處就像是朋友，儘管存在年齡差，卻依舊會互相打屁聊天。輩份最大的阿勇在這個群體裡也會把自己的年齡層次放低，不讓大家在尊老敬賢的輩份壓力。而在年紀較小的阿飛心中他們還是哥哥，但彼此相處上不會特意分輩份。毛毛則形容彼此是「孽緣」，既是師兄弟也是朋友更是戰友。如同齊偉先（2018）所言，逗陣感確確實實的印照在他們身上，那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私下「渾事」卻成為了彼此相處的潤滑劑，打屁聊天和聚餐出遊等，都能使得彼此的距離更親近。

大家是幹話閒聊居多啦哈哈，但不會刻意去聊家庭和內心事。要聊當然也是會聊啦，但平常不會刻意去聊。不會突然說欸你最近家裡還好嗎之類的。很久沒見的話就會問對方：『欸你怎麼還沒死哦？最近在幹嘛？這樣』真的好朋友其實不用問太多自己就會看得出來了啦（毛毛）

而受訪者多認為陣頭對他們的生活影響不大，因為這個團體只會參加一年一度的新莊大拜拜，現在大家動作都很熟練，除了新人需要平日撥空出來練習之外，真正會需要花時間練習也只在表演前一個月而已，練習時間幾乎都在晚上七、八點至十點，兩個小時的時間其實與各自的下班時間不太有衝突，所以這對他們來說早已習以為常。受訪者們都是同一個團體的成員，常常相約吃

飯、喝酒、唱 KTV，有的時候更是會邀彼此的家人一起出去玩，互動親如家人。

第三節 陣頭文化的意義及生命交織

先前的文獻回顧裡，吳守從與鄭雅文（2008）對文化認同的定義，是成員間透過文化活動參與等共享了集體記憶和經驗，並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而本研究中，經過與受訪者的訪談，也同樣可以發現到他們透過加入陣頭與成員互動，得到了集體的記憶和經驗，互動中的粗話和調侃不僅加深了關係也產生了對團體的歸屬感。這種由認同、歸屬衍生出的文化認同體現在人們生活的各個面向，也可能從而衍生出傳承的使命感。

（一）改變和意義

或許在他們的眼裡，陣頭說不上來有什麼特別的意涵，他們用通俗的隻字片語說出來的，全是信仰和信念。

陣頭是種信仰和熱忱，我在 18 歲加入之後才開始摸索這個文化，每次訓練完後老師傅們會坐下來聊天那我們就在一旁聽故事然後揣摩去角色，才慢慢了解到這個是什麼樣的文化。（小白）

小白現在是棒球教練，自己也曾打過職棒。說到參與陣頭對他人生有何改變，他認為影響不大，除了結交到朋友外，家人的支持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力量，而裡頭之中最大的影響，可能是棒球專頁粉絲人數的增長，粉絲人數有六成的部分是來自於參與陣頭所吸引的粉絲。對他來說，陣頭是信仰，是熱忱，也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自 18 歲加入該團體後他才慢慢開始摸索這個文化，一邊聽長輩分享經驗，一邊揣摩角色，慢慢的形塑了對該文化的認知。

小青小時候是個容易壓抑自我的人，自從加入陣頭團體後，他的身上便背負著一種責任，身為神明的代言人，那是一種替神服務的使命感。除了透過還願的方式向神明祈求家人身體健康外，他也透過祭改來為在地人服務。在興趣與文化傳承之間，又能得到心靈的慰藉。說到對生活帶來的影響，其實也沒太大影響，因為是 Uber Eats 外送員，所以可以自行調整上班時間，團練和工作的衝突不大。熱衷於獨立音樂的他，笑說最大的影響大概是不能聽團了吧。而工作態度上也一直是全力以赴，想好好生活就得努力賺錢。

如果我強迫你去接受去了解這個文化的話你可能原本不反感的就會變得反感、討厭這個文化。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我覺得就是要與時俱進啦！（毛毛）

對毛毛而言，陣頭和他的生活之間倒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只是生活中多了一個目標。如同他對陣頭的態度，就是憑著一股信念，一個信仰，使得一群人得以聚在一起，共同努力完成一件事。雖然當下會很累很累，或許過程中會想要放棄，但還是堅持下去了。他不放棄的精神是為了傳承傳統而繼續堅持的信念，他所謂廟會的本質既不是鋼管辣妹也不是看熱鬧這樣粗糙的表面，更內行的人就會去注意細節，像是臉譜、服裝還有儀式等面向。並舉以新莊大拜拜的歷史來分析陣頭文化，以往新莊大拜拜會舉辦在半夜，常常不得住戶安寧，後來逐漸演變成下午一兩點就開始進行，不到半夜就結束了。他們正在創新，在改變，既想保留傳統的特質，也要針對時代的更遞進行創新，而這些改變還在實驗中。

我十九歲就搬出來，不是吸毒就是打架，前前後後進了看守所好幾次，相對的也會遇到壞朋友。那他們（團員）就會跟我講說：『欸你這個朋友不可以，帶你衝啥衝啥（台語）』他們就會提醒我說像這個就是淺交就好，然後有時候也會教我們一些觀念，像是工作不順利幹嘛有的沒的，跟他們講他們就會教我怎麼應付。（阿飛）

阿飛是受訪者裡輩份最小的一員，也是經驗少的一位。他過去在外結交壞朋友，幹盡壞事，直到接觸了這個團體。成員們會以前輩的身份提點他，讓他的生活不至於偏離正軌。但幫助他最多的，還是非女友莫屬。相較於其他團員，阿飛比較像是長大後以非信仰關係介入這個文化圈，然後才漸漸產生依託和歸屬感。

對阿勇而言，陣頭只不過是他剛好生活在廟會圈裡，自然而然便能接觸到，倒沒有什麼特別的際遇或是意義。慢慢的他理解到這就是一種信仰，一種生活中不得不為之的寄託。當他越是投入，他便越是想做出不一樣。和其他受訪者不同，他算是輩份最大，經驗最多的一位，腦裡所繪製的也是更遠大的藍圖。在過去參與陣頭的日子裡，不但為臉譜樣式提供了大膽的想法，隊伍的編制和造型的設計上，他也一直在創新，後人相繼參考、應用，他甚至已經走在這個圈子的最前面。

陣頭究竟帶給成員們什麼？是探索人生的意義、是生活的寄託，抑或純粹只是種信仰？每個人各自有不同見解，但受訪者們大多是基於信仰和文化的傳承而行。以毛毛、阿勇和阿飛而言，儘管不是基於這些原因而參與活動，但到後來他們也在參與的過程中產生了依託感，是在參與當中才獲得的一種回饋。阿飛透過參與該陣頭團體得到了正向結果，女友一旁的輔助加上成員間的相互關心，使得生活步上正軌，這時團隊發揮的便是一種正向牽引的作用。而阿勇

是比較特別的例子，他成為了官將首界裡的大家長，越玩越深入，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透過經驗的累積，既是能夠做出創新，也保留了傳統的部分。

（二）群體認同

老闆們都知道我是新莊大拜拜的主角，所以他們都是支持，所以練習時間就學生的家長會帶他們一起來看，因為臉書也很廣泛大家都看得
到（笑）。（小白）

每一個團員對於自身所處的團體多抱有優於他團的心態以及自我認同感，因為該團體只會參加一年一度的新莊大拜拜，所以人們多將其與大拜拜活動連結，類似附屬於該活動下的團體般看待。又，該活動為在地知名的重大盛會，就在地人的認知來說也會對其敬重。而相反的，其他私人宮廟團體或是組織有些人年輕氣盛、血氣方剛的，較容易與人發生衝突或是容易出現偏差行為，則比較會招致麻煩。受訪者們所處的董爺廳刑部堂在徵選人上也是另有一番用心，以當過兵、有正常工作，最好還有個信仰在的人為主，也捨棄了年輕氣盛的青年選項，不僅僅只是希望團員能夠成熟穩重，同時也是為了團員能夠扛起肩盡養家活口之盡。

（三）面對世俗眼光

如同我們所見，媒體世界裡充斥著各類陣頭相關的負面報導，任意被貼上標籤的 8+9、只會帶來環境破壞的廟會活動、無所事事的流氓等，在我們的既定印象裡，好像他們真如上述所說那樣，但事實真為如此嗎？

覺得我們還是被誤解得很深，外界依舊會有不良的團體存在，連帶影響到這些有在遵守傳統的團體啊，但我就還是會想說從自身做起，不要帶給社會不好的負面觀感。像白沙屯媽祖遶境我就覺得這場廟會最特別的就是大家都會記得隨手撿垃圾，可能十萬人走過去，地上一點垃圾都沒有，就是大家都會自動自發維護環境，甚至背垃圾帶在身上。（小青）

面對世俗的眼光，成員們多認為外界還是對他們有些誤解。陣頭的好壞，其實最主要還是要看你來自哪個團體，因為每個團體組織的形態和模式都不太一樣，有些團體就是喜歡在外逞兇鬥狠，有的則是專注於文化的傳承和發揚，不太會去惹是生非。一粒老鼠屎很快就壞了一鍋粥，外界對他們的看法也正容易被局部事件所影響。針對媒體的負面報導，成員們多認為那些可能只是所有團體裡的一小部分，卻容易使得大眾對陣頭產生負面印象。好的團體大有人在，真正在努力發揚光大這些文化的人們正也在努力著，只是不見得會有機會曝光。這部分也可連結至成員們對團體的認同感及歸屬感，他們唯一參與的活動（新莊大拜拜）來自地方大型宮廟（地藏庵），所以那種成為指標的優越感也油然而生，和其他宮廟團體自然就有所差異。而阿勇則以領導者之姿提出見解，認為團體之間的衝突是可以避免的，取決於領導者如何帶領團隊，且身段是否能屈能伸。

（四）文化傳承

關於傳承，他們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小白有三個小孩，偶爾會帶他們去看表演，但小孩都覺得臉畫得很兇。儘管是這樣，哪天孩子們突然想了解陣頭，他也會願意讓他們接觸。但還是會基於安全考量以自己所屬團體為主讓他們接觸，避免孩子學壞也得以更順利的帶領他們認識該圈子。而話不多的小青也回答道，他對於文化的傳承就是不去強迫對方了解，像是未來的家庭。基本上還是尊重個人意願。毛毛的女兒本身很容易受鞭炮聲驚嚇，平常不會帶她去廟會場合。但一提到文化的傳承，他便是很樂意分享，假如日後小孩對此有興趣，他必會告訴他這些文化，而不會強迫了解。而毛毛對陣頭也有另一項執著，他不稱呼參與陣頭為「跳」陣頭，應該稱作開臉或是扮將才對，臉一開下去就是神明的代言人了，應當莊重，而非耍猴戲那般嘻嘻哈哈，所以只要有遇到別人講跳陣頭，他就會稍微糾正對方說法。

如果有小孩的話我就：「走！爸爸帶你去出陣頭，帶你去找叔叔阿姨騙飲料喝」，像我朋友也會帶他的兒子來，我就會說：「走！叔叔帶你去買飲料喝。」(阿飛)

加入陣頭對阿飛而言的意義是心靈上的寄託和信仰的一種，問道他下輩子還不想再次踏入這個圈子，他的回答是好，但說不出原因。如果小孩想了解這個文化的話，他很樂意教授，但同樣說不出原因，那種既肯定又很直覺性的想法深根在他的心中。雖然僅僅三字頭的歲數，人生經歷卻豐富的他，在遭遇過大風大浪後，也有顆溫柔的心去對待下一代。

其實就是要放得開，也沒什麼利益可循，該教的還是要教下去，不過年輕人的想法我們不知道，將來會如何我們也不知道，當然只會往好的地方想，能夠好好的發展下去，有更好的想法和創作就好了.....不要想得太多啦。（阿勇）

阿勇有兩個小孩，都是女孩子，他從來不會主動帶他們到廟會參加活動，怕會嚇到她們，認為只要孩子們有興趣，他一定會盡他所能的帶領她們認識這個世界。而對外的傳承，則是要取決於後輩們是如何看待這個文化的。他也不是為了利益才去做的，只要有心肯學，他就會認真教下去。不管未來年輕人會如何發展，他都盡可能的把文化的傳承做到好，也把他自己能做的做到好。

上述對話以田孝順（2018）的發現做連結，可以驗證，文化活動的參與就像是文化傳承的縮影，成員們透過活動的參與慢慢衍生出對該信仰的寄託，有的人本來就沒有信仰，是加入團體後才慢慢產生依歸，有的人則是在生活圈裡自然而然去碰觸這些文化。與陣頭碰撞的結果都導致他們對於此文化產生認同，進而有連帶的信念想去傳承。即使沒錢沒利益可循，也會想透過文化的傳承展演自我與認同。

第五章 結論與檢討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根據質性的訪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陣頭參與者的參加動機都是來自於周遭生活環境。由廟會生活圈這個外在因素，再藉由好奇心的驅使、看熱鬧的心態以及逐漸發展成興趣的原因下，使他們一步步踏入這個圈子。參與者多是在他們學生時期就有在接觸，而進入這個圈子的管道多數來自朋友，有的是本身家人就有參與陣頭團體，有的則是透過網路資訊自行報名。而阿飛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是出社會後才有接觸，但動機也同樣來自於好奇心跟「挺朋友」的結義交情，加入該團體的管道同樣來自朋友。

如同陳炯龍（2017）在青少年的研究發現，這些陣頭參與者加入的共同點是很早就開始接觸廟會活動。而分析後發現他們身處的社群人際網絡就是在朋友、廟會圈和家人交織而成的圈子。這個圈子的形成都是以個人為核心，進一步擴及親友圈，甚至自行透過網路探索。而此社群人際網絡又能與青少年進入圈子的研究相參照，蔡欣樺在 2016 的研究裡指出，影響青少年加入陣頭的因素也包含了成就感和認同感的獲取，但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加入的動機及緣由卻不見得盡是如此。以毛毛為例，他是在生活圈都是廟會的渲染下產生興趣而加入，且其日後行為也與「出風頭」無關，反而是默默跟在一旁遶境，這說明了還是有人會因為興趣和信念投入陣頭文化。

再來，陣頭參與者們在宮廟活動的過程上多是感受到疲憊和筋骨痠痛等不適感，但儘管如此，他們的心靈卻可謂富足。雖然這些參與者們對參與陣頭說不上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但他們多憑藉著信仰、信念還有對該文化的崇敬去為神明效勞，也為家人祈福。也有的人是經歷過傷痛之後才皈依這個信仰。而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他們是多麼希望可打破社會對該文化既有的負面印象，用行動去證明這一切。舉凡使用環境後必收拾、遶境過不留垃圾以及遵守傳統習俗規範不踰矩，都正是他們在盡力守護的事。也或許是因為這些參與者們不再年少了，所以他們在思考以及行動上不再像過去魯莽，過去會為了陣頭拋棄工作和學業，現在則是不一樣了，他們盡量把陣頭練習時間排開，才能好好上班，因為他們有家庭有小

孩要照顧，必須考量現實面，扛起生活的負擔，而如此「向生活低頭」也不失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參與陣頭活動之後，多數參與者對土地的情感有著深刻的體悟，透過繞境和練習，使得他們對土地的認同感便相對的增加。尤其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從哪裡開始就回饋於哪裡，阿勇、毛毛就是這樣的例子，把對地方的寄託延伸至文化的推廣。而和原生家庭間的關係，則多是往好的方面發展。家人從不接受到來看表演，甚至一起參與這個文化都在在的增強了他們的信念，也使他們更投入，但毛毛的家人則屬比較特殊的例子。對參與者來說，陣頭可以是種文化的傳承，也可以是個信仰的所在，在其生命歷程中佔有重要比例，除了能認識一群朋友之外，也透過陣頭更了解信仰所在，讓心靈有個依靠，更甚至為人生找到了動力。

而本研究也驗證了吳守從與鄭雅文（2008）對文化認同的定義，那便是成員間透過文化活動參與等共享了集體記憶和經驗，並貼近彼此的距離。這些人多來自藍領階級，他們最大的特色在於以「逗陣感」（齊偉先，2018）為潤滑劑，兄弟情義為骨架，其中還穿插著生活粗話來支撐起陣頭文化的整個脈絡，並分享彼此的集體記憶和經驗。透過在地性的演出打開對外世界的連結。白天幹活，晚上就團練或是休息，這些陣頭參與者們以自身所屬團體為傲，但對於其他團體則抱持著有好必有壞的心態，媒體報導上所形容的陣頭並不全然都是壞的，多是受到某些偏差團體的影響才導致大眾的污名，但他們也確實認同其他在努力發揚陣頭文化的團體，希望能共同為此文化盡一份心力。套句阿飛曾向我說過的話：「陣頭不應該說是跳，我都說扮將或是開臉，啊我又不是猴子，幹嘛要用跳？」他們都有各自的信念在，也有彼此堅持的事，不論是什麼勞動階層，只要為這塊土地為這個文化在付出，那就夠了。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起初本研究希望能在新莊大拜拜的前一個月進行蹲點，以民族誌方式觀察他們的練習動態以及相處模式，但很可惜的是這次因為疫情影響，導致大拜拜的取

消也連帶的取消了練習機會，於是我就沒有得參與，只有進行深度訪談而已。若這一塊可以補足的話，在研究的豐富度跟深入性會有較大幅的增加，此為本研究的不足之一。而本研究起初是希望能進行涵蓋各年齡層的分析，但實際聯繫並接觸受訪者們後才發現現有的受訪者只有涵蓋 32~55 歲的年齡層，缺乏青少年的樣本，這也是較為可惜之處，若有機會深入研究此議題，希望可以得到改善。

第六章 附錄

以下為訪談題目：

日常生活

1. 今天有上班嗎？
2. 可以聊聊你一整天的行程嗎？平常都在忙什麼呢？
3. 現在和誰住在一起呢？
4. 平常薪水都只需要養活自己一個人嗎？
5. 有無宗教信仰呢？
6. 請問你現在幾歲了呢？
7. 有什麼樣的外號嗎？為何取此外號？對於這個外號的感覺如何？
8. 平常有什麼樣的休閒活動或是興趣嗎？
9. 覺得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

參與陣頭之動機和原因

1. 之前有接觸過陣頭文化嗎？
2. 你是何時加入陣頭團體的呢？
3. 如何加入陣頭團體？透過何管道呢？
4. 一開始就是接觸官將首嗎？
5. 從何時開始接觸官將首呢？
6. 參與陣頭文化的動機和原因為何？
7. 參與陣頭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8. 曾想過要放棄跳陣頭嗎？又是什麼原因讓你放棄或持續參與陣頭？

陣頭經驗

1. 出陣的時候你都做些什麼事呢？
2. 了解陣頭（官將首）歷史脈絡嗎？

- 3.在參與陣頭期間最快樂的是什麼？
- 4.聊聊在陣頭經驗的甘苦談吧！
- 5.你認為陣頭文化帶給你什麼？
- 6.加入陣頭後為生活帶來什麼好處或優點？
- 7.加入陣頭後為你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壞處？
- 8.平常會利用和時間練將？
- 9.加入陣頭後最大的影響為何？
- 10.陣頭對你而言有何意義？
- 11.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你還會想再參與陣頭嗎?為什麼?
- 12.對媒體報導陣頭的手法和方式有何看法？
- 13.你認為社會是如何看待陣頭的？你的看法又是如何？

人際互動

- 1.平常都和誰一起練將呢？
- 2.成員間除了共同參與活動外還會一起分享彼此生活嗎？
- 3.成員之間建立起的關係為何？
- 4.成員之間是如何相處的？
- 5.除了陣頭之外還有其他共同興趣嗎？
- 6.這個陣頭團體是如何形成的呢？
- 7.成員之間會有衝突或是嫌隙的時候嗎？
- 8.都是如何化解成員之間紛爭的？

家庭

- 1.家人支持你參與陣頭嗎？
- 2.家人知道你參與陣頭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 3.你是如何面對家人給你的反應？
- 4.你對於陣頭傳承有何想法？
- 5.會不會希望把該文化帶給家人？原因為何？

個人資料

- 1.現在是否有全職工作？為何類型的工作？
- 2.如何在工作和陣頭之間取得平和？
- 3.加入陣頭以後對你生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家人/親友/工作等面向)
- 4.在原生家庭有何記憶深刻的事？（好或壞）
- 5.形容你的整體童年。
- 6.在工作上的表現為何？
- 7.在陣頭團體裡的職位為何？
- 8.人生觀或是如何看待生命呢？

其他

- 1.在訪談過程中是否有重要的事情有遺漏？
- 2.訪談過中的感受如何？
- 3.有其他東西需要補充的嗎？

109/07/19 訪談紀錄照片：



(個人拍攝)



(新莊一帶官將首團都一起來聚會聊天)



(左 1 為阿飛)



(一起入鏡的 me)

第七章 參考文獻

第一節 中文文獻

中文部分

辭海（1999）。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辭海（2017）。台北：世一文化。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蔡文輝（2010）。《社會學》。臺北:三民。

吳騰達（2002）。《臺灣民間藝陣》。臺中:晨星。

吳騰達（1996）。《台灣民間陣頭技藝》。台北：台灣東華。

吳騰達（1999）。家將團員的心理歷程。載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主辦之「臺灣傳統雜技藝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1)，臺北市。

呂江銘（2002）。《官將首：唯一發源於臺北縣的家將藝陣》。台北：唐山。

黃文博（2000）。《台灣民間藝陣》。台北：常民文化。

張可婷（譯）（2010）。《民族誌與觀察研究法》。（原作者: Angrosino, M.）。臺北：韋伯文化。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季刊，3 卷 2 期。

張慈宜（2008），〈流動、歡娛，及演出:一個陣頭田野研究〉，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慈宜（2010）。邊界上的演出者：在「文明」社會中撐出抵抗與創造的空間。應用心理研究，45，149-171。

藍麗春、邱重銘(2008)。「文化」的定義、要素與特徵。國立台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學報，(2)，pp.117-128。

吳守從、鄭雅文(2008)。民俗技藝活動參與對文化認同之影響。人文與社會學報，2(3)，119-150。

石馥華(2019)。**官將首的立體創作與研究**。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彰化縣。

李伟(2009)。论家庭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On the Family Education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8(4)，頁59-60。

周明(2008)。神秘威武的街頭舞者—“八家將”與“官將首”淺釋。臺灣源流(43)，頁105-113。doi: 10.29821/th.200806.0014

陳秀香(2018)。**官將首臉譜圖騰造型創作**。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研究所，高雄市。

陳俊達(2015)。**宗教節慶活動文化傳承、觀光吸引力、效益認知及滿意度之研究-以「小琉球迎王祭」為例**。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碩士班，屏東縣。

陳焯龍(2017)。**少年生活依附與參加陣頭活動經驗之敘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嘉義縣。

陳琬珊(2012)。**台灣民俗藝陣研究-八家將與官將首之比較**。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屏東縣。

廖梓辰(2002)。**家庭人際互動與家庭和諧、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屏東縣。

蔡淑婷(2016)。**凡人/神將—青少年參與陣頭經驗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進修部教育行政碩士班(夜間)，台東縣。

蔡慧敏(2001)。**青少年參與家將團的背景及影響---以官將首少年為主**。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台北市。

黎志敏（2015）。現代家庭文化及其社會保障機制研究[Modern Family Culture and Its Social Security System]。哲學與文化，42（6），頁 155-167。

簡淑娥（2012）。「正邪之間」～家將少年與其偏差行為產生關鍵之探討。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新北市。

齊偉先（2018）。臺灣民間宗教儀式實踐中的「品味動員」：陣頭、品味社群與宗教治理。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0 卷 1 期。

網路資源

許智鈞（2015 年 4 月 6 日）。音樂季 4 陣頭少年吸毒 拿廟方百萬現金玩樂。中時電子報，檢自：<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406001710-260402?chdtv>